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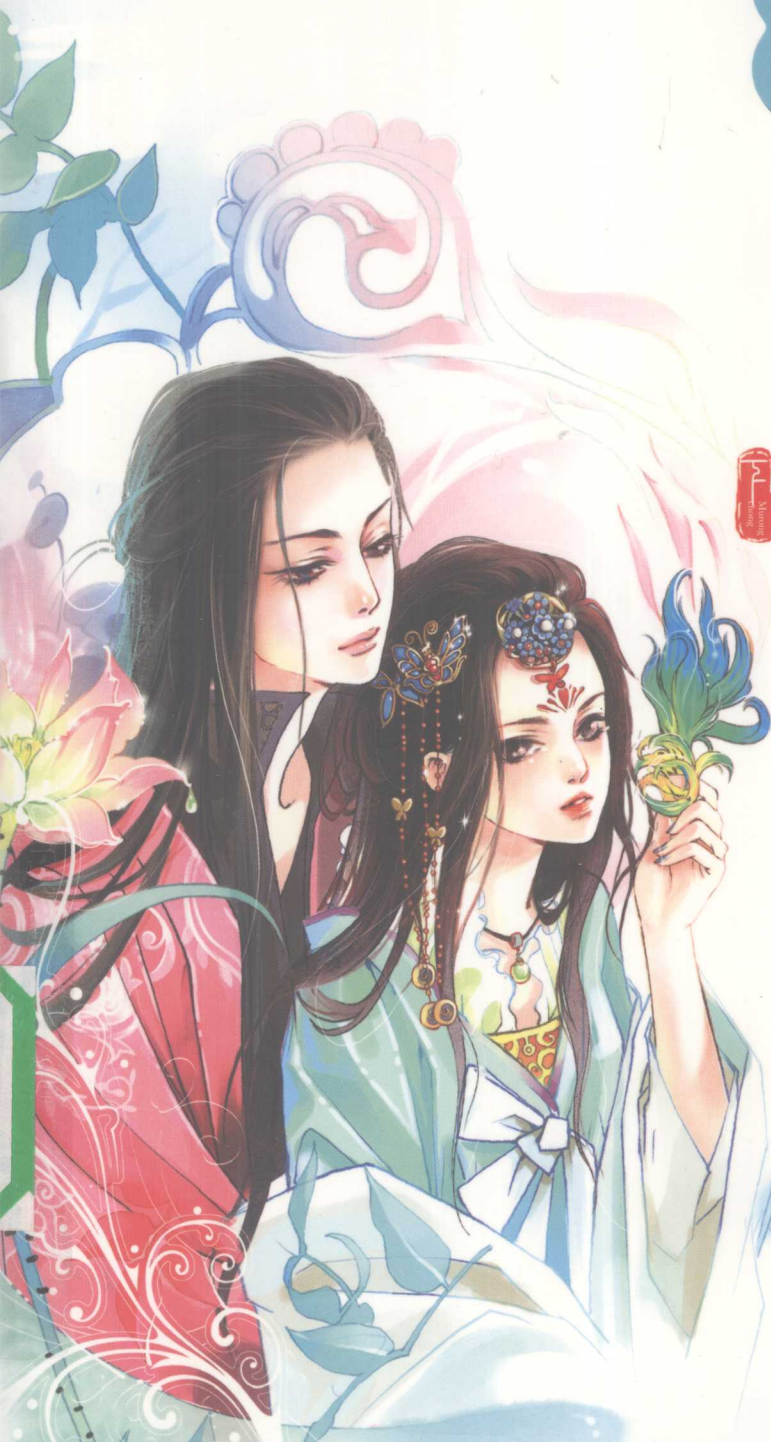
慕容冲之

鳳于飛

Murongchong zhi
fenghuang yufei

潇烟漠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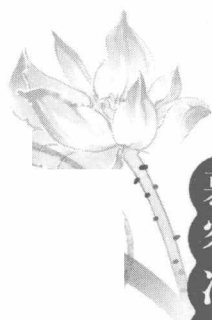
鳳凰于飛，在涅槃之前，唯有点燃烈爱的火焰。
任凭一世荒凉，一世离殇，有我陪着你慢慢看流水年长。
于汹涌的战火中，于无尽的轮回里……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商业出版社



慕容冲之

鳳凰于飞

Murongchong zhi
Fenghuang yufei
潇烟漠漠◎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001·第二十三章
痛失双子

012·第二十四章
嫌隙

023·第二十五章
千古帝王业

033·第二十六章
长安常使人断肠

043·第二十七章
海棠花艳

054·第二十八章
天高云淡

064·第二十九章
路遇丁零逢旧友

077·第三十章
平阳太守颜如玉

088·第三十一章
欢情如梦月中来

098·第三十二章
引君归巢

108·第三十三章
愿自与君长相守

119·第三十四章
当时只道是寻常

129·第三十五章
退一步海阔天空

140·第三十六章
深水无波

152·第三十七章
蓄势

214·第四十三章
浴血凤凰

161·第三十八章
备战

226·第四十四章
对峙

171·第三十九章
恍若隔世

237·第四十五章
爱恨皆挣扎

183·第四十章
爱也成伤

247·第四十六章
梦耶痛耶

195·第四十一章
远走

258·轮回

203·第四十二章
至死不悔

264·结局
266·番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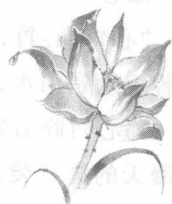
Contents.2



269·番外二

274·如果这是历史





第二十三章 · Murongchong zhi Fenghuang yufei

痛失双子

苻睿走了，郑心竹每日里就逗逗小星星，和刘熏做小孩子的衣物鞋袜等针线活。李方敏每天早晚都来看她，嘘寒问暖，将孕妇应该注意的事情不厌其烦地一一告诉她，然后吩咐人不停地炖补品给她。刘熏更是直接接替了苻睿，极尽细心地服侍，按照太医的嘱咐，保胎，补品，饭菜，样样都是费心至极。饶是如此地精心照料，郑心竹的气色竟然差了起来。刘熏急得不得了，太医说因为是第一胎，而且是双胞胎，郑心竹身体底子亏，所以才会这样，不用担心，只嘱咐好好休养，保持心情愉快。

郑心竹渐渐地觉得身子不爽利，夜里做噩梦，盗汗，虚惊，心跳加速，而且会莫名地心酸。

竟然又梦到了最初那片竹林，白衣男子飘然若仙，黑发如瀑，她想追过去，却被什么绊了脚跌在地上。眼睁睁看着男子走得远了，她急得大叫，男子回头对她微微轻笑，依稀是凤皇的模样，他的笑容雅丽至极，又如隔了层层云雾，然后他的嘴里流出丝丝殷红，郑心竹大惊，大声地喊他，看着他表情痛苦地慢慢地消失……

郑心竹不由得心头大恸，放声号啕大哭……

“心竹，心竹，快醒醒！”刘熏自从苻睿走了就睡在她身边照顾她，看见她脸上满是泪水，吓了一跳，立刻叫醒她。

郑心竹睁着眼睛重重地喘气，盯着帐顶上的宝莲花，一闭上眼睛便觉得漫天的痛意袭来。

她不敢去回忆梦里的景象，只觉得身上潮湿一片。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如此醒来了，心里凄惶不已，手抚上腹部，又有了片刻的茫然，怔了怔，不知身在何处。

“我让人去请太医。”刘熏说着，然后拿了棉巾替她擦擦汗。“我想起来透透气。”郑心竹看看窗口，天蒙蒙亮，淡色的光线透过帘枕，在窗边成了一圈透白。然后坐了起来，却觉得头晕眼花身体发软。

刘熏要来扶她，她却强打着精神自己站起来，走到窗前，将帘枕卷上去，墨蓝的光线便透了进来。

“呀！”听到刘熏叫，回头看她，只见刘熏一脸紧张，“心竹，你流血啦？”仔细检查了一下，神色凝重，急忙叫了外面的丫头，让他们去请太医。

郑心竹也吓了一跳，虽然不多，但是也不正常，刘熏急得不得了，连忙又让她先休息一下：“心竹，你躺会儿吧，我去帮你倒杯热茶来，等一下太医应该就来了。”又走到门口，挑起门帘提高声音：“再去说一下，就说很急，让太医快点过来！”然后去倒热水。

回来扶着她把水喝了，陪在郑心竹旁边，仔细看着她的眉目，心疼道：“心竹，我怎么觉得你又瘦了！”刘熏端详着她的脸，吃的也不少，但是却总是不见红润起来。“估计是因为双胞胎，身体还是不够好的原因吧？”郑心竹伸手摸着腹部，高高地隆起，总是觉得吃力，小腿和脚肿得厉害，脚后跟也是突突地疼。

窗外桂花开得荼蘼了，风一吹簌簌落了一地软软的嫩黄，空气中飘浮着幽渺清远的香气。

不一会就听见外面脚步声传来，小丫头通报：“王妃带了太医来了！”然后从窗户看见李方敏带了太医匆匆赶来，里面的丫头连忙打起帘子，将他们让了进去。

太医朝她们行了礼，刘熏将郑心竹的袖子绾上去，露出细白的手腕，太医搭了两个指头上去，闭上眼睛。李方敏看看郑心竹，关切道：“妹妹，有什



么不舒服的,要和太医细细说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身子才最重要。”郑心竹朝她笑笑,刘熏便把这些日子郑心竹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细细给太医说了,太医听了询问地看着郑心竹,郑心竹点点头,他低头思忖了一下,抬头说:“这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能因为太紧张,小夫人是第一胎,又是双胞胎,自然就会更加厉害些。我帮小夫人开一个方子,吃点养神静气的药,情况就会好点。”然后歪头看看李方敏。

李方敏高兴得合不拢嘴:“没事就好,太医,请到前面开方子,让小厮随了去抓药。”拍拍郑心竹的手,“妹妹好生养着,我去送了太医,回头来看你。”起身和太医出去了。

这一番折腾,天已经大亮了。

刘熏帮她整理好了衣服,面色沉郁,似乎自言自语:“都流血了怎么会是正常?”也不和郑心竹细说,只是嘱咐了小丫头仔细照看,自己拿了钱,出去找外面的大夫询问一下顺便抓药回来。“刘熏,你要去做什么?”郑心竹看着她皱着眉头的样子:“我去同仁堂给你抓点药回来,你在房间里好生歇着吧,我很快就回来。”换了鞋子就走了。

郑心竹知道拗不过她,李方敏天天都送太医院抓的药,刘熏还是自己去抓很多药回来。

她自己又待不住,便起身走出屋子。

院子里的桂花金灿灿的,幽香混了清甜,小丫头们在桂花树下将桂花仔细地收起来,然后用清水洗净了,再放在盖帘上晾干,然后装坛腌渍,留用作桂花糕,桂花酱,桂花酒。

这时候有人来送了信,是苻睿的。

苻睿基本每天都会写信,但是等到了她手里也是很多天以后,经常是好几封一起送到手里。开始她拿了和李方敏同看,但是却发现通篇没有一句提及李方敏和她的儿子,她觉得很内疚,写信告诉苻睿要关心一下他们,苻睿却不肯听她的。

苻睿的信,都是大同小异,只说自己很好,非常想她,让她注意照顾身体,却只字不提战事以及李方敏母子。

郑心竹看完了,对一个收拾院子的小丫头道:“去告诉王妃,王爷还有四五天即可返回了。”小丫头连忙领命去了,回来又说王妃听见消息带人去上香了。

郑心竹便坐在桂花树下看她们整理，也着手摆弄桂花，随着搅弄香气便一阵阵地扑鼻而来。

过了许久刘熏依然没有回来，郑心竹便打发了小丫头去同仁堂找她，笑着吩咐：“可能她买了太多的药拿不回来了，你们去给她抬回来！”小丫头便笑嘻嘻地去了。

郑心竹坐了一会觉得头晕眼花的，赶上小丫头来送药，闻着浓浓的药汁味道，再也忍不住吐了起来。小丫头吓坏了，连忙给她捶背，端水漱口，说再去给她熬一碗，她摆摆手，说不用了，让人扶了她回屋里休息。

刘熏和小丫头一起回来，手里拿了药，脸色却不好。一会刘熏就进屋看郑心竹，郑心竹朝她笑笑，却发现她神色有点不对，好像哭过的样子。忙问道：“刘熏，让人家欺负了？怎么这半天才回来？”刘熏连忙转身去倒水，端起来猛喝，喝得太急了呛得脸通红。

吓得小丫头连忙去给她捶背，“刘熏，你怎么啦？抓过药回来脸色倒不好了，喝水又急成这样。”刘熏回过头看她，想朝她笑，却差点没哭出来，极力地憋了回去，看见郑心竹脸色苍白，心里更加地难受：“我去看看他们的桂花弄好了没有。”然后便快步走出去。

郑心竹担心地看着她走出去的方向，将刚才陪她一起回来的小丫头叫了过来，问问怎么回事，那小丫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去找的时候，刘熏仿佛从另一个方向来，后来去抓的药，刘熏不说，郑心竹也不能逼了她，便想着以后找机会宽慰她。

晚间躺在床上，郑心竹听她细微叹气，轻身辗转，知道她没睡，便关切地问道：“刘熏，要是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刘熏听得郑心竹问她，咬了咬牙，笑道：“没事，今天碰到了个家里的人，说我母亲病了。”说完，她翻身给郑心竹拉拉被子，“现在夜可真长了，又凉，弄得人心里怪难受的。”刘熏翻过身去，瞪眼看着挂了细薄帘子的窗户，淡淡的月光透过来，秋月最亮，却最是淡薄，惹人无限伤心。

听着郑心竹睡了，刘熏的眼泪便湿透了枕巾，死死地憋住，将自己的唇咬破了也不肯出一点的声音。

郑心竹夜里睡得沉了些，早上便起得晚，让人搬了竹榻便斜倚在院子里看书。刘熏不知道在忙什么，每次郑心竹吃药她都在跟前，但是今天却不见人影，喝完药嘴里苦得什么心情也没有了。



刘熏回来的时候，眼睛有点肿，郑心竹叫住她：“刘熏，要不你回家去看看，给家里送点钱，让她把病好好看看。”“没事的，都是老毛病了，就那样！”刘熏扭头看看郑心竹想笑却终没笑出来，然后又吩咐了人在旁边熬药。

等她端了药给郑心竹喝的时候，郑心竹看看叹口气：“刘熏，我刚才已经喝过了，哪里能喝这么多？”将书扣在脸上不肯喝，刘熏一把将她的书拿下来，急得眼睛通红，亮晶晶的什么在打转：“刘熏，你怎么啦？”郑心竹疑惑地看看她。

“心竹，把这个药喝了吧，听话，来，先吃颗梅花雪片糖。”她捏起一片糖放进郑心竹的嘴里，郑心竹抿着糖，还是抵不住那阵子苦涩的味道直冲入鼻，忍住呼吸，一口气喝完，刘熏才长吁了口气。

说话的时候，李方敏抱了小星星来玩，小星星一看见郑心竹便跳下来，高兴地跑过来，爬到郑心竹的竹榻上，躺在她的旁边。李方敏连忙过来让他下来，他却将头趴在郑心竹的肩膀上不肯下来。郑心竹笑笑，伸手摸摸他的细软的头发：“姐姐，让他躺着好了，干吗要凶他呢？”又让刘熏给他拿蜜饯吃。

李方敏笑着看看刘熏：“刘熏也老大不小了，是该找门亲事了，妹妹也别总霸着她，白白地耽误了她。”刘熏脸色惨白，没看她们，径直进屋去了。

郑心竹看着李方敏笑笑：“姐姐快别这么说，我们一说刘熏该找个婆家了，她就老大不乐意的，我们也就不敢提了。”说完冲着屋子笑，手轻轻拍着小星星的背。

“我看让永昌收了房里算了。”李方敏说笑道，说完看着郑心竹，“苻睿愿意，刘熏还不乐意呢。”郑心竹笑，他们两人可是什么都扯不到一起去。

“王妃就爱有事没事的拿了我们来寻开心！”刘熏站在廊下冷冷道。郑心竹一愣：“刘熏，你今天吃错药了？逼着我喝了两碗药，现在又对王妃这样说话。”李方敏垂眼轻笑：“妹妹，没什么。不过这两碗药是怎么说的？”抬眼去看刘熏，刘熏死死咬着牙，猛地转身进屋里去了。李方敏看着她的背影，嘴角微勾，轻笑，又低头问郑心竹还有哪些不舒服，想吃什么，都要告诉她，她让人去弄。

说了一会话，便带了小星星走了。

郑心竹少不得又说了刘熏两句，刘熏的脸色愈发的难看，终于忍不住

找个无人的地方使劲咬着帕子哭了一场。

蓝天白云，晴空万里，桃花盛开，清香弥漫。

怀孕的郑心竹漫步其间，神色淡然，伸手拂过桃花，清然的香气扑鼻而来，她便伸长颈项去嗅那清甜的花香。

猛一抬头看到不远处白衣黑发、素面黑眸的男子，定定地看着自己，眼神伤心绝望，凤眼比桃花艳，“凤皇！凤皇！”郑心竹喜道，忙向他走去，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男子看着她，忽然泪流不止，语气哀婉：“心竹，你愿意和他生儿育女，却不肯去与我同生共死，你并不爱我，是不是？你的心里，没有我的位置！”他痛苦得秀眉纠结在一起，泪划过白玉的脸，凄艳无比。

“不是的，凤皇，不是的！我一直都在想你，想你呀！”郑心竹大声喊道，想动，身体却如同被什么缚住。

“心竹，真的吗？那把他的孩子放弃吧，随我走，好不好？只要你想，你这样想，就能到我身边来，好不好？心竹？”男子朝她魅惑地笑，眉梢眼角清冷无际。

“凤皇，不要这样逼我，孩子是无辜的，凤皇！”郑心竹哀求地看着他，泪流满面，“凤皇。”她凄然地唤他，他的眼睛却更加的冷然。

“心竹，你不肯让我入梦来，你躲着我，逃避着自己，与他过着恩爱的生活，心竹，你好狠心！”男子朝她笑，泪却清透晶莹。

“凤皇，不是的，不是的。”郑心竹急得高声辩解。

他自顾道：“心竹，我有多爱你，你知道吗？我有多恨你，你知道吗？”他轻轻地朝她走来，缓慢地，朝她笑。

“凤皇！不要呀！”郑心竹大声地喊。

他在她身边停下来，她跌坐在地，他蹲下来，扶着她的脸：“心竹，把你的心给我看看！”他伸手插上她的心口，没有痛，他轻笑，“心竹，你的心呢？”他笑，目光落在她的肚子上。

他举步离开：“心竹，我给你的惩罚，是让你再也见不到我！”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去，白衣飞舞在漫天花雨中，凄艳绝伦。

“凤皇，凤皇！不要走！”她的心大恸，如同什么失去了，再也见不到，绝望地，苦求不得地！



“风皇，不要离开我！”她爬起来，大声喊着追过去。

却又跌坐在地上，身体根本动不了。

“风皇！”她凄然大声呼唤，只能看见他白色的身影越来越远，心头的痛漫天压过。

想动动不了，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麻木了，没有痛意没有知觉，除了心什么都停止了，只有心头漫天的痛，如同浸入寒冬的冰水，再放进滚开的沸水中，将心放在冰火两重天的煎熬。

风皇！风皇！

她拼命地喊着，想着风皇走了再也不来，更是大恸，慌乱地喊着他的名字。

一时间如同要把自己劈成两半。

“心竹，快醒醒，做噩梦了！”刘熏使劲地把郑心竹拍醒。只见她目光涣散，脸色煞白，一头冷汗。

心下苦痛不已，忍不住流出眼泪，又赶紧擦掉。

不只是郑心竹恍然如梦，每日噩梦醒来，刘熏也都一直心神恍惚，经常让郑心竹喝两次药，郑心竹拗不过她，反正也习惯了，捏着鼻子一口气喝下去。

这日坐在院子里聊天，郑心竹看着那些丫头在晾晒被褥，院子里秋风扫过，晃晃悠悠地掉落一层树叶，几片竹叶飞舞着撞进她的怀里，竟然凉意甚浓了。

“苻睿后天就回来了，他的衣物要稍微整理一下。”郑心竹被风一吹，脸上爽快，身上却打了个冷战。刘熏看看她，说：“天气有点凉了，我去给你拿披风。”便出了花园去屋子里拿衣服。

郑心竹想着早晨做的那个梦，心里难过万分，便从竹榻上坐起来，觉得头眩晕得厉害，心里莫名跳得剧烈，心头虚软无力。想着可能躺久了活动下便好。站起来，在园子里随意走走，顺着细细石子小径，穿过了垂花门，进了大院子。

走在草地小径上，冷不丁被蹿过的一只黑猫吓了一跳，觉得心里头更加慌乱起来，脚踝也胀痛得厉害。

抬眼望见正院里的秋海棠开得娇艳，便强忍着慢慢地走过去，那株秋海棠迎霜怒放，各色的菊花反而成了她的陪衬。

郑心竹慢慢地数着那些花朵，一朵，两朵，三朵……

“心竹，数过海棠花然后许愿，晚间要是梦见的话，愿望就一定会实现的！”这句话一下子钻了出来，虽然过去了好几年，但是却没有一点的牵绊，心，没有预警地大恸，慌乱虚软，仿佛没有了支撑，自从在院中晚上一起数海棠花，她便自然而然地养成了数海棠的习惯，却在日复一日中不肯触及缘由。

心竹只觉得心痛得厉害，跳得也厉害，心头如同有什么扎过，身上冷汗淋淋，胃里痉挛地痛，揪扯着小腹痛得几乎站不住。

风吹过，如同寒冬腊月，沁寒入骨。“嘎！”一声叫，接着一个黑影朝她扑来，她吓了一跳，毫无防备地，一下子重重地向后跌去，手抓住海棠花，海棠的花叶却支撑不住她的重量，重重地倒在地上，半边海棠花吱嘎地断了下来。

她捂住肚子，只觉得腹痛如绞，心跳如擂，然后觉得有什么东西往下坠，接着一股热流涌出，吓得她六神无主，眼前发黑，猩红的血从身体里流出来，痛到感觉不到疼了，颜色便更加凄艳的红，喉咙如同被棉絮塞住，用尽全身的力气，声音也只在喉咙里嘶哑，身体被什么定住，拼命挣扎却抬不起一根手指，心头急得恨不得脱壳而出，只能眼睁睁看着血如同水闸开了，不断涌出，猩红的，刺眼，花瓣漫天，凄艳……

挣扎了半天没有人，平时这院子里很热闹，今天都不知道做什么去了，她浑身湿透了，脸上如同水洗过，自己看见下面渐渐蔓延出来的绛色血液，漫过尚带了翠色的草地，只觉得身子比吹过的秋风还要冷，却已经不知道痛，她闭上眼睛朝后躺去，知道已经无可挽回。心头涌上一种心灰意冷，苦，痛，伤心，恨都无所谓了，如同缥缈在云端，抬眼望着天空，湛蓝幽谧，白云流连，最后贪恋故乡的大雁们终于忍不住凄惨的秋风，哀鸣着飞向南方……

她的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生命的亮……

她的眼眸在蓝天白云下面空洞……

她如同秋风中即将干枯的蝶，孤独，无助，凄冷，绝望。

认命的凄凉！

秋风吹，断人肠，长安，是个伤人的地方！

如果可以，多么希望，能够看见你们……



我的孩子……

没有相见，便要再见……

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要经历多少……

生离死别？

还要经历多少？才能将我熬干？

凤皇，凤皇，昏迷的时候，她似乎看到那个凤眼开了桃花的少年对着她笑。

刘熏去拿披风，被小丫头绊住问了点事情，出来便不见了郑心竹，想着她可能出去看花了，便抱了衣服急匆匆地去找她，拐过垂花门，远远闻到浓浓的血腥味，吓得差点晕死过去，只觉得两眼发黑，心便痛得恨不得自己死了。

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凄惨地叫声她却听不见。

太医束手无策，刘熏脸色苍白如同鬼魅，李方敏急得在一边直哭，语无伦次地喊着让太医赶紧救她。

几个太医重重地叹气，为首的无可奈何地摊摊手：“王妃，还是——准备后事吧！”然后重重叹息着往外走，李方敏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小丫鬟连忙扶住她，一个太医连忙施救，才吐了口气幽幽转醒。

刘熏看着郑心竹如同秋风中瑟缩的枯草，泪流满面地哭倒在地，伸手抓住太医的衣摆：“太医，太医，求求你，救救她吧，求求你们呀，你们是赛扁鹊，华佗再世吗？求求你们救救她吧，她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这样对她？为什么？”她泣不成声，伤心欲绝。

周围的人莫不掩面而泣，最后太医没有办法，开了方子，但是看着流血不止的郑心竹他们除了叹气就是摇头，惋惜不已。

刘熏扑倒在郑心竹的身边，不允许任何人碰她，将参汤一勺一勺地喂进她的嘴里，没有一丝停留地又流出来。

“心竹，对不起，心竹！求求你，不要死，心竹！心竹！”刘熏哭着喊着，“心竹，姑爷很快就回来了，没有你他怎么办？心竹，没有你，怎么办？”

她不吃不喝地陪在郑心竹的身边，李方敏也是哭得眼睛红肿，让人不停地熬药，参汤，想尽一切办法让郑心竹活下来。

刘熏如同疯了一样，不吃不喝，什么也不看，就守着她。“姑爷回来之前，我不会离开她半步的，再也不会了！”她握住郑心竹的手，泪水不断地流

到她冰凉的手上，滑落进她的衣袖内。

刘熏不肯放弃，她用勺子敲开她的牙关，将参汤一点一点地续进去，吐出大半，但是少量的还是流进去，她一直这样不停地喂，不停地哀求。

郑心竹如同死了一样，关闭了任何能与外界沟通的渠道，不听，不见，不觉，不嗅……

只有那偶尔微颤的睫毛，表明她还是个活着的人。

“心竹，你让我一个人，在看不到你的地方，苦苦地煎熬，你可知道，我有多恨？”白衣黑发的少年星眸若灿，唇角微弯，笑意盈然地看着她。

“心竹，我是不是太自私，总是想霸占你，让你陪着我，永远的。我的恨意在那里，可是却又无能为力，每夜盼你入梦，心竹，你知道吗，爱到了极致会恨，只有恨才能让我不会绝望。”他痴痴望着她，抬手捧起她的脸颊，轻轻地吻，却重重地咬下来。

痛意便弥漫开来。

他起身，冷冷看着她，似乎鄙夷地，不屑地，抽出被她拉住的衣衫，面色森寒。

他转身离去，没有任何留恋。

凤皇，凤皇，她凄然地呼唤，想追上去，却动也动不了，仿佛被定在地上。在梦里她肆无忌惮放声大哭。

“凤皇？我爱你，可是注定却不能在一起。凤皇！这样的痛，你知道吗？知道了结局的痛？你能体会吗？凤皇？多么希望，再也不要醒来……”

凤皇，我不能和你同死，我却比你更痛？对你的歉疚，对苻睿的愧疚，对你的思念，没有明天的绝望，对一切的疲倦，对命运的无奈，都是深深的折磨，让我求死不得，可是，我却什么都不能说，只能自己背负这一切。

明明知道，是个无底洞，却不得不义无反顾；明明知道你会死，却依然爱到血脉相融。这样绝望的爱，要怎样的凄凉，怎样才能不伤？凤皇！

没有人能够知道，我心中的痛有多深。凤皇，我好想你，好想你！可是你却不会原谅我，你也恨我，你们都恨我。

因为就连我自己，也在恨呀！

凤皇，你好吗？

凤皇！如果我死了，未来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还要重新来过？



再回头！你还在那里？

凤皇！我好累！

好想睡，再也不要醒来……

“心竹，心竹！”刘熏看着她的眼睑轻轻动了动，连忙轻扶她的头，焦急地大声唤着她的名字，看着她睁开眼睛，自己泣不成声，“心竹，你醒啦，太好了，太好了，我好怕！心竹！”刘熏的眼泪滴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郑心竹茫然地看着周围，灰蒙蒙的，渐渐有了颜色，听见了声音，看到刘熏红肿的眼睛，她想笑：“你们哭什么？”却又觉得身体如同在火上烧，痛到火辣辣的麻，感觉到痛，痛意袭遍全身，“孩子！”她心头钝痛，大叫着又晕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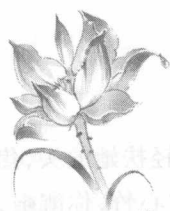
前线的战事结束了，善后的工作全部交给苻晖，苻睿快马轻骑往回赶，半路上却接到家里的信。

信没看完，苻睿如同浑身痉挛，抱着肩膀蹲伏在地上，如同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将他重重地压下来，双肩触地，拱起背，如同奉献一样，将自己敬给什么，心里一遍一遍地祈祷：“吾愿吾命换吾妻！”

心急如焚地回到府上看到依然昏迷不醒的郑心竹。她气若游丝，面若金纸，双颊凹陷，身体羸弱得如同风中纤薄的残蝶，风一吹便会魂飞魄散。

他一下子跪在她身旁，伸手紧紧搂着她，亲吻她干涩皴裂的唇，凄然地呼唤她，滚烫的泪水滴在她的脸上，只是不断地呼唤，没有了愤怒没有了暴躁，只是祈求她可以活下去，他的心竹……

屋外秋风卷残叶，漫过心头话凄凉。



Murongchong zhi·第二十四章
Fenghuang yufei

嫌隙

郑心竹幽幽转醒的时候，看到面目大变的苻睿，他凹陷的大眼，充满了浓浓的血丝，脸颊消瘦，胡楂长满下巴，似乎很久没有休息了，神情恍惚地看着她，似乎不相信她已经睁开了眼睛。

“苻睿。”她轻声唤他，声音却嘶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心竹，你醒了？”刘熏喜极而泣，双掌合十，连声祷告，然后叩拜在地。李方敏眼睛红肿得像个水蜜桃，欢喜地看着醒来的郑心竹，苻睿也顾不得赶李方敏走了，紧紧地抱着她，泣声道：“心竹，你知道吗？如果你不醒，我就和你一起去！”他朝她凄然一笑，看得郑心竹竟然心头一痛，内心的内疚便更深了几分，硬生生地压下去，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除了脆弱到崩溃的边缘，她不会让自己失去理智。

她抬手抚上小腹，孩子还是深深地揪痛了她的心，泪水悄然而落，刺痛了干涩的眼，不管她是不是愿意的，孩子却与她血脉相连，不由得心中大恸，泪水更加汹涌。

苻睿紧紧抱着她，心痛更加厉害：“心竹，心竹，只要你醒了只要你活



着，心竹，即使一辈子没有孩子，我也不在乎！”他的泪滚烫地流在她的脸上，滑进衣领内。

郑心竹不由得抬手去摸他消瘦的脸颊，他却将眼睛贴进她的手心，任泪水湿了眼眸。

刘熏连忙端了燕窝粥和药来，苻睿端过来一勺一勺喂给她吃，吃了半碗她就摇头：“苻睿，你多少天没有休息了，快睡一会吧。”郑心竹看着他憔悴不堪的模样，不由自主地心痛了。

苻睿躺在她身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睡着了，眉头依然紧皱，脸上浓浓的哀伤却是挥之不去。

“心竹，都怪我！”刘熏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她又要流泪，郑心竹拉着她的手：“刘熏，别胡思乱想，张太医本来就说我身体不是很好。”郑心竹凄然叹道。李方敏端起药给她吹冷了，喂给她喝，郑心竹抬眼想朝她笑，却见李方敏泪流满面，心头难过，便闭着眼睛将药喝下去，刘熏递给她蜜饯她却摇摇头，她已经感觉不到苦了，心头的苦已经够浓了。

“妹妹！都怪姐姐没有照顾好你。”李方敏低头擦泪，刘熏看了她一眼，面目哀伤到了极致。

最大的苦是什么？

谁也没有答案，人往往以为自己承受不了了，心伤了，死了，可是还是继续地痛。以为到了极限，却还是更加无以描述的痛。你孤独地走在漆黑幽深的走廊，推开一扇门，是魔鬼，推开了数不清的门，你以为，到了尽头，可是推开去，后面依然是门……

她的双胞胎，她凄然而笑，也许是惩罚，或者是命运？她本就不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

郑心竹看着那张已经憔悴不堪的、成熟的男子的脸庞，刚毅帅气，却又消瘦清俊，被战场上的风沙磨砺的蜜色的肌肤上一些细小的疤痕历历可见，他闭了眼，眼窝深深地凹陷，依然看见眼圈红肿。

伸手抚上他的脸，郑心竹心里的痛就自己也理不清了，各种的痛交织在一起，纠缠着她的心，似乎麻木了！

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消失了，她甚至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腹部隆起，伸手上去，却平平的，痛意便自最底处蔓延上来。

别人看来，她更加地沉静，几乎不言不语，但是笑容却更加淡然，似乎